

◀ 第一百二十號 ▶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載轉准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良辰好友社

宗旨

大學小說科校外辦
法編發講義通信教授
期以五個月
學費每學期十二元
年限制
資格不論男女不限年齡不拘居址遠近凡曾受中等教育或有同等之學力而確有志於小說肯努力研究學習者均可報名入學肄業
校址上海西門內靜
修路合德里
教員王蕙農(小說修辭學)江紅蕉(批改課卷)胡寄塵(小說與哲學)張枕
次該試卷須按期交來本校
校批改發還俾資進益
試作學生試作之佳者由本校送交開學報名及繳費期以陽歷十月二
校址上海西門內靜
修路合德里
教員王蕙農(小說修辭學)江紅蕉(批改課卷)胡寄塵(小說與哲學)張枕
次該試卷須按期交來本校
校批改發還俾資進益
試作學生試作之佳者由本校送交開學報名及繳費期以陽歷十月二

校長張舍我佈

承銷本報。每號至少二十份。每份批價大洋七釐。每號銷至百份以外者。每份批價大洋六厘。有意承銷者。請

● 聲明掛號本報自何號起。至何號暫止。每號需報若干份。即合批價。將款繳來本社。常即遵照辦理。

報 天津鵲聲週報。爲華北諸大名傢撰述。內容小說劇談諧文筆記小說談時評等。各體俱備。每期二張。零售三分。定閱半年大洋五

角。全年大洋九角。(新訂優待最小報定戶辦法)……凡定閱最小報在兩個月以上。正在定閱期內。來費兼定鵲聲週報者。半年只收大洋四角。全年只收大洋八角。寄費一律在內。郵票十足通用。

第十四期報已到

上海獨家經理良農好友社啓

(內容目錄)長江黃河 採茶詞 飼蠶詞 自由鐘 老樹
明月 送春 流水 落花 世界 哀青島 海鷗 秋葉
菜花 春游 新禽言 寺五首 蟲言 詩三首 月月照寶尊
二角 價大洋 良晨 子夜

胡懷琛著
新體詩集
鳩子
燕
百年歌
愛情
花子
倩影
短歌
晚秋
贈
加寄費
發行
新體詩集
附錄
詩與詩人
新詩說
詩學研究
二分
發行

目錄
一萬零一元五角
此何罪耶
第四五胎
第一批抹布
寄費大洋
良辰好友社代發行

寄塵先生小說以短峭勝。此書經枕綠癡鵲倚虹卓采紅蕉海鳴
烟橋際安諸名家評論推崇。足見名貴。內容二十餘篇。
每冊實價連寄費大洋三角

有小說。有筆記。有諧文。有劇評。笑風罵雨。波譎雲詭。
每冊實價連寄費大洋二角
▼上海良辰好友社代發行

短篇小說

老嫗之歌

張枕

盛夏深暮。陽光退已多時。涼風微拂。如對那為暑熱所困絆的人們。下一道赦令。大家洗澡已罷。晚飯也提早吃過了。四五個都是十六七歲的女郎。忙着搬櫈到院子裏來坐下。搖着各搖扇兒乘涼。

大家閒談了幾句。一個女郎開始低唱小山歌了。兩三只小歌唱罷。一個女郎放着較高的聲調。唱了一小段。嗓子有些不濟了。又一人便在適當的時候。接唱下去。那先

唱的便交卸停止了。這人所唱的聲音嬌脆異常。聽去一聲聲如嚼碎檀香橄欖。餘衆都不禁誠意讚喝一聲好。伊為讚美聲所激勵。嗓子越提越高。越高越嬌。據這所唱聲浪的高度。便在舞臺上唱着。也能使戲院門外徘徊觀望的人。聽得很清楚。

隔院有一個老寡婦。年在六十開外。貧而自食其力。在一家紗廠裏當女監工。這時伊正坐在院子裏吃開水泡飯。聽得歌聲。不覺心房震跳起來。似被強力所憾。伊趕快把飯吞完。咳嗽一聲。低低試唱一句。但接着伊歎息一聲。伊自覺這一句不是出於唱。却是出於背讀了。伊不敢試唱第二句了。忽忽收

拾筷碗。把毛巾抹一抹嘴。便躺上。一只沒帳子的大牀。揮着蒲扇。兀自聽着隔院的高歌。臥室便是從院子進去的一間。對於隔院仍很接近的。

夜色已充。歌聲乍歇。這躺在牀上的老嫗。回想前塵。百感俱集。一夜不曾合眼。明天。天光微微發白的時候。老嫗睡不住了。起身在牀沿上呆坐了一會。取了桌上的鎖鑰。走出院子。很胆小似的拔開小門的門。把門慢慢開了一半。把身子側着挨出去。反身把門輕輕帶上。照常搭上搭鈕。鎖上鐵鎖。把鑰匙扣在褲腰帶上。便向左首行去。此時街上人跡尚稀。伊偻偻着背。

最小第一百十二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十二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才繼續前進。

(下期登完)

汽笛

王天恨

很快的搬動一雙天然足向前。似有急事一般。轉灣抹角行去。又時時回頭向背後瞧看。似在防備着有誰追蹤而至的一般。不多時。伊穿過一條小街。便離開街市。到了荒僻的所在。泥路上微微潮滑。伊不免走得較慢些。狹處路旁草頭上的露水。侵到伊的足背上。但伊不曾覺得。在野路上。劈面來了一個上市的鄉人。挑着一擔菜蔬趕路。這鄉人和老嫗是有些相識的。在行近時便招呼伊。隨口問伊到那裏去。伊被這一問。竟嚇得立定了。支吾了一會。才回答道。『到……』

一月之前。他寄來一封信。說在這天中回來。怎麼竟爽約了。汽笛鳴的亂響着。輪船又來了。不知他可在這一艘輪船上。倘然在這艘輪船上。那末至多再等一個鐘頭就可回家了。我一年來蘊蓄於心的種種思念的話。今天夜裏。便可盡情傾吐咧。汽笛響了一陣。寂然無聞了。一個鐘頭已經過去。他竟沒有回來。唉。今天已等不着咧。伊在燈下微微嘆了一聲。不覺睡醒起來。沒精打采的走近臥榻前。一眼忽瞧見

近榻的東壁上。懸着一幀小影。——就是他的。小影。——向着伊微笑。伊心裏又是怨。又是感。怨的是他遲遲不歸。感的是不久總可團聚。萬籟無聲的深夜中。只有案上鐘滴搭滴搭的響着。衝破了沉寂。伊雖然疲倦。那知頭攔在枕上。却久久尋不着夢境。一縷芳心。只在他身上纏繞。回溯到去年今夜的此時。——他是一年回來一次的。去年回來得早。今夜的此時。枕上却不獨伊一人的頭。還有他的頭互相偎傍着咧。一夜一日的光陰。很不容易消磨過去。又到了次日的晚上了。汽笛又嗚嗚的響起來了。伊想。今天總

張枕綠最近
短篇小說集

十七年後的

此書內容精選廿六篇。作法新穎。何海鳴先生論爲得歐化之精髓。而割棄皮毛者。描寫之妙。能令人笑。令人哭。令人如癡如醉。即其外表。亦有可言。(一)書作橫式。若賬簿然。非常特別。(二)銅版紙六張。刊印張君著作時。搜想時。小憩時。及其家庭佈置等照片。復刊張君墨蹟。(一)全書用瑞典紙。以昭鄭重。(二)逐頁圍花邊。逐行夾點線。精美無比。全書二百餘頁。實價大洋七角。

▼仍售特價大洋五角

▼寄費免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影縮頁一之的後年七十)

「伊還側耳聽着。只覺出神。」
「從此糾結將沒的時候。寂寞河旁。又添了一種點綴。品。就是那新婚夫婦的並肩雙影。和夫人每從臨河的玻璃窗中。隔着紗幔向外偷看他倆。常見他倆手牽柳枝口吻微動。舉手一投足。在都含情。意有。時兩人隱身在大柳樹背後。走得格外相近。動作却不清楚。怕夫人也不忍細聽。勉強掉轉頭來。恰巧伊女兒的目光對準伊的面龐。使伊不得不低下頭去。如此情形。不止一次。弄得露茜也莫名其妙。」
(二)實書
一個月。中這寂寥村中來往的信件。也不滿二十封。所以郵差每天等兩班。却走得很快。有要寄信

△尊處亦需印刷否？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承印書籍報章。一切零星印件。排式美觀。印刷清朗。出貨迅速。定價低廉。約期不誤。外埠委印。代爲細校。郵送之費。敝處擔任。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纏綿

纏綿集是張枕綠先生的傑作。以文言筆記體。專記中外哀豔的事。有二十餘篇。一百餘頁。在印刷中。特此預告。
良晨好友社。

不致再回來啊。於是打疊精神。坐在家裏候着。那知等了好久。仍不見他的影子。

門外一陣很難選的步履聲。伊的精神又振作起來。心想這一陣步履聲中。總有一個他能。一步履聲漸遠漸微。漸至於不聞。依舊不見他回來。伊失望了。唉。今天又等不着咧。

可憐的伊。一連等了五六天。天天在汽笛響時發一陣遐想。結果都是失望。伊由此竟遷怒於汽笛。暗咒詛道。無情的汽笛。你爲何天天這樣的怪叫。把我的心都叫碎咧。

真情

王受生

……
枕綠寄塵先後發表創作的「宇宙」。我現在這「真情」。也是有感而發的。因爲世上一切。都能描寫。獨有情的真實。是筆墨不能的。凡關於其他情的著作。我敢決定不過是片面的描寫罷了。

女工

張學敏

一彎慘淡的月兒。漸漸的西沉了。餘光曷曷。有氣沒力的。似乎不勝其疲了。
沉寂的世界。慢慢醒了。遠處幾聲雞鳴。接著工廠裏一陣的汽笛聲。

一羣衣衫襤褸的女工。提了飯籃。匆匆的在馬路上走過。尖刀似的冷風。從對面吹來。伊們不禁連打了幾個寒噤。依舊和風奮鬥。向前行去。
女工去後。這一條廣而寬的馬路上。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

殘畫舊墨

鄭君平

青燈有味。不減兒時。讀書之後。頗覺有百無聊賴。一間小齋。滿任着淒涼空氣在那裏自由流動。但是我在這寂寞空間裏。浪漫腦筋。不免涉想了許多恐怖的思潮。以爲這夜深人靜。大家都借夢高枕。我一人還冷呆呆坐在這裏。什

■最小第一百十二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十二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麼事呢。咳！不如去架上理理故紙堆吧。

我持了一盞短檠。走到房後書架前。將燈佈置在個光可射到書架上的一席之地。我就舉行兩手的勞動了。有時理出些我那幼時綴句書法。自己看看笑笑。

呀！哦！這不是我在高小一張畫稿嗎。我久不見我幼稚時代的美術了。一旦渴極得飲。是何等欣慰呀。我就順手拿了雞毛帚子。把上面的塵灰彈去。可是破洞汚印都露出斑斑。我仔細把圖一看。原來是畫的一張山水。顏色都改了。便藝術也很平淡。並沒有什麼精采可取。後來我的視線漸漸移到了牆角上。見有「波搖金影」三年

生君平手繪」這幾些字。很枯瘦而秀俊的。不過手字的一直。沒有連貫起來。別的倒無毛病呢。

自然的天性。不可思議的爲之一觸。兩行平行熱淚撲簌簌滾滾出來。落滿書面上。

老母睡了。不能驚擾伊。我旋將燈持出。上床熄去。深深的躲在被窩裏去了。

關於小說之文

作品不能以人論

黃轉陶

有人說。做小說的與人的本性上。有關係的。像滑稽的人必做滑稽小說。輕浮的人必做言情小說。其實不然。有許多做小說的。與本性

上絕然不同的。像范烟橋是很醜的。他的小說。却細膩熨貼。顧明道是個弱不禁可風的。他的小說。總帶些武氣。虎虎然的。何海鳴是個雄赳的。他的小說。却哀感頑豔。即此三人。已過見作品不能以人論了。

說林軼話

馬騰魂

美文豪古爾史密司(Goldsmith)以威克斐爾牧師傳。馳名國內外。其微時。嘗挾一稿。作伍員故事。當時之人。安知却爲一震燦一世之大文豪哉。
丹麥安特生(C. H. Anderson)髫齡失恃。窘急異常。乃以其父語彼之童話。編演如傀儡戲。用以博微利。後得國王之垂憐。送彼入學校。安遂專心著述。其第一部名著。係娛一小女友而作。孰意竟以是成名。

愛個絲光

是張枕綠的社會小說集

內容

夥友之面·畢業文憑之代價·
電光裏·將來國民之母·牌與
爺·無錢之罪等十三篇

點綴

瘦鵲作序·鈍根題簽·丁悚繪
X光照魅圖封面·

價目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發行所

上海良晨好友社·

良晨箋

良晨箋是一種最

新美術信箋。

張枕綠題字。嚴

個凡補畫。格式

極別緻。

印有紅色綠色藍

色三種。任憑選

擇。

每百張實價大洋

二角。

每一千五百張。

批價大洋二元。

(寄費一律免加)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發行

綠窗潑墨

●久已馳名的枕綠雜作集

●內容小說筆記詩文俱有

▼全書一百餘頁實價洋二角

▼上海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編輯人語

本報第一百十號中「聲氣相應」一稿。應列開文欄。特此更正。
短篇小說概說。准自第一百十五號起。照常刊登。胡懷琛先生今年搬家二次。却苦了讀者。

石門道中

(四) 程小青寄稿

一個十七八歲光景赤膊跳足的小羽客。執着鐮刀。挑着筐兒。在半山上和一個蓬頭赤足而丰姿楚楚的小女兒。站着談話。伊是另一道院中羽客的女兒。至少也有十五六歲了。他德惠伊一同往山上

去樵柴。伊似乎是很願意的。可是伊的父親曾吩咐伊不許遠離他們的道院。只得勉強回絕他。我聽他們的情狀。好似已踏進了戀愛的境界。如果我的猜度不錯。他們這一種愛。大概可算是純粹的。呀。上帝。使他們成了眷屬罷。
白雲洞中供着純陽的像。據說除

了雨天。每天終有人上去求籤。問他們的終身命運。唉。人生的謎團。自己既然不打破。這個泥塑的東西。怎麼反能知道呢。
我們上山的時候。不知停頓了好幾次。到得石門。還喘得什麼似的。下山時。却既輕且快。容易得多。人生的向上和趨下。一難一易。大概也和這個定理相同罷。

西湖憶語

(五) 施青祥

虎跑道中有一孤墳。墳前石刻墓銘。言長眠人係一十五女郎。小字曰梅。不幸死於水。其兄哀之。為之銘。並書其事。銘文雋麗而哀。余偶披荆棘覓得之。不覺一讀三嘆。為之伊鬱。

■最小第一百十二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十二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聲氣相應

(續)

馬騰魂

他們做事。也非常有條不紊。不像我這件事還沒有做完。同時又做旁的事了。亞光和他交誼極淺。只見過面。而且匆匆不到二小時。他那裏能知道寒暄的為人呢。他現在說寒暄是茅草貨。這不免豈有此理了。他的斜氣歌。到此為止。我也答到這裏。看他第一席話。是歡迎我們長興問罪之師。現在我就是應他的命罷了。哈哈。
碧波把我們比做直派和反直派的人物。却有點道理。但是他比我是張載揚。却比錯了。載揚是贊助盧督的一個人。但是我自認並不是

贊助夢鷗的。因我自認是一個處身兩黨之外的人。實則我心目中並沒有分杭蘇兩黨的界域。對於菊高。我也或許贊助。現在蘇浙兩省已訂和平生約。大約可化干戈如玉帛了。不知道杭蘇兩黨。能不能不發生決裂。倒是不可預料的事。我表白我個人的態度。不助杭黨。也不助蘇黨。免致牽入戰渦。
(終)

新問答

費介石

問蓋鏟用何物。 答鏟蓋。
問架書用何物。 答書架。
問套筆用何物。 答筆套。
問袋烟用何物。 答烟袋。

小憶語

王紅緒

記得從前菊高在某報上撰我友列傳。說我患近視。當時十分詫異。以為菊高並不會和我會過。我又不會在著作上談及。他何由知道的呢。現在明白了。原來我曾寄給他一張照片。他大約是由照片上看出來的。眼光倒利害。我却不能

問車糞用何物。 答糞車。
問刷鞋用何物。 答鞋刷。
問鞭馬用何物。 答馬鞭。
問插信用何物。 答信插。
問帷窗用何物。 答窗帷。
問拂塵用何物。 答塵拂。

※位 地 小※

本報劃出此小
地位。專備登
載通信。徵求
出讓。聲明。
披露社章。
發售書報等小
廣告。每五十
字收費大洋一
角。或連登數
均照加。不滯
五十字計算。

茲有小說一號至第二百零十
茲徵求上海晶報第
日報自第一號至第一百零
一號起至明書局出版小說畫
二百號止。第一期至第十二
完全不缺。期又十九期至廿四
計訂十冊。一期計十八冊禮拜六
今願現金一百〇二期至一百
出讓凡愛者。內諸君子如願割讓
閱此報者。均酬現金後至郵壁
請函致吳盧江縣捲菸稅徵收
久泰錢莊所鄭醒吾啓

孫品珊接洽

本國每年所用原料。價值在二三十萬元以上。今年營業更盛。原料需要更多。祇求貨色上等。不問價值之貴賤。希望種植家和畜牧家積極改良種牧。我們也受惠不淺呢。

本國貨物固是十分道地。裝璜也極美觀。已經通國皆知。所以經售的人不必費多少口舌和筆墨的廣告。能得穩賺錢。不過經售的人如有鑒別眼光。來批賣真正老牌的冠生園食品。你們的信用益發增加了。

國人往往不甚注意國貨。單就食品一項而論。總喜用外貨。這是一個缺憾。我們希望工商界努力改良。就希望熱心家切實提倡。至於本國出品。夠不夠提倡的資格。這是要請大家嘗試嘗試。憑一憑良心了。

本國出品各種菓子露。如檸檬、香蕉、桑子、杏仁、蘋果、等類。又果子類。如陳皮梅、南華李、陳皮橄欖等。又牛肉類。如結汁牛肉、果汁牛肉、牛肉屑等。又菓漿類。如杏子漿、李子漿、蘋果漿。聽憑選購。竭誠歡迎。

上海九畝地
漢口後城馬路

冠生園啟

冠生園披露

南澤東柵少年
書報社的進步
報雙十節號欲
閱者郵附郵票
二分立即寄奉
(進步抱一步
進一步之宗旨
越出越好郵定
決不致誤)

鄙人集得民國十年之紀念郵票一套計一分三分六分一角共四枚其上悉蓋十年十月十日十時之郵戳彌足珍玩茲擬以此讓與同好而索二元之代價先至爲限後至將費退還普通郵票十足可代通訊處上海良辰好友社轉周琦

校台國一酬願七六一〇九日余
國益郵本以割．．．．．報缺
愛文票及雜讓伍二二二二二小
葵學烟外誌者份四四一—〇說

徵求時刊
附張一週
三十一期
起婦女又
四十三期
起文藝並
二十期文
藝願讓酬
贈從豐不
全亦要蘇
州閫門聚
源齋轉徐
魯君

余缺民權
素第五本
有人肯割
愛者願酬
現金一元
郵費歸余
任時報短
篇小說二
三四照價
購回寄浙
紹東浦陳
德峻後至
壁還

茲有大學畢業生欲於公餘教授英文速記函授均可學費格外從廉有志者請投函上海美領事署吳吉軒詢問

天枕綠題詩
天白筆題眉
鈍根此題二
欲得請聲
書者小報
明最附郵
介紹分郎
票上北海
得江路北
浙路華
浦啓

海鳴詩存
內分初學
集東游草
眼枯集葬
心集裝訂
一厚冊實
價大洋四
角北京宣
武門內頭
髮胡同光
裕里僑務
旬刊社獨
發行

上海科發藥房啓



清血解毒內服神藥

每瓶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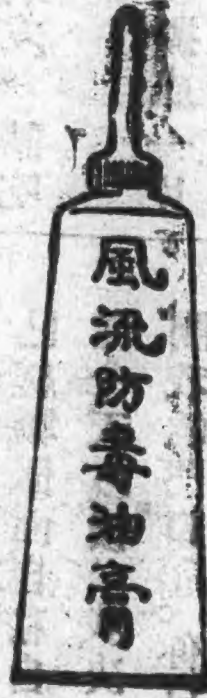
注入尿道百毒消除

每瓶一元



止濁定痛化毒滋陰

每支五角



防毒防濁萬靈萬安

花柳神藥

奉 卽 索 函 單 仿 細 詳 有 印

在他的照片上。看出他也是近視。不是烟橋說出。恐怕到今天都不知菊高也是近視呢。

▼雪中菊花

陸二瞻

零落殘英孰與倚。南山忽看雪光浮。微君以後誰青眼。處士於今也白頭。五柳風高飛絮急。一天寒峭壓枝逾。捲簾人本如花瘦。小怯西風凍玉樓。

竟疑葦菊兩番開。淡映冰壺絕點埃。擁絮客驚秋色在。騎驢人訪冷香來。翎原似鶴常分影。面本如金略脫胎。要學先生真隱士。門前立雪故徘徊。

路沒柴桑舊隱居。此中真意淡相於。寒標瘦影梅魂在。冷臥疎籬鶴

夢餘。帝女冰心原若此。水仙風調略如渠。掃開三徑延孤賞。尚有幽香朴玉塵。

瓦盆牆角幾經旬。紅葉飄殘洒粉塵。金屋無花難覓婢。玉梅有約欲爲鄰。消寒會上君子。瑞雪圖中寫隱淪。如此耐寒還耐久。可能掩映到新春。

▼乍趁

石予

乍趁西風遣病魔。小樓孤坐且吟哦。感秋已老憐詩瘦。累菊全開恨雨多。爲盼鄉書頻入夢。尚餘農事晚收禾。尖團十月佳風味。欲返江村一醉醅。

劇體文

▼富人之客

君青譯

●第一幕

地點——東方城中的大街。
一個皇帝騎着馬。背後跟了一個僕人。

皇帝 誰住在這所美麗的房子裏？

僕人 皇上。這是本省中最富的人住在那裏。他每天有很富的朋友來拜望他。還有從鄉下的客人也進城來訪他。他呢。給他們吃頂好的酒筵。

皇帝 那末他對窮人怎樣呢？僕人 沒有什麼。

●第二幕

一小時之後。皇帝假裝了一個

■最小第一百十二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十二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極窮的。走到這條同一的街來。並且他停在這所房子的門口。那邊。富人坐着招待他的客人。皇帝 大人吓。請你給些東西我吃。再讓我住在你華麗的房子裏。我是很飢餓而且很疲倦了。富人 快些走開。不然。我要叫我的用人來打你了。我的門口。是不准有乞丐停留的。

●第三幕

地點——同前。
次日富人走在他的門口。皇帝走近了。他裝束得好像一個貴族。穿了一件極美麗的大衣。他經過這所房子的時候。走得很慢。

富人 (衝出來。止住他。)喂！朋

友。我實在歡喜見你。雖然我不認識你。你肯同我一塊兒吃飯麼？我是很以爲榮耀。假使你能做我的朋友。
皇帝 謝謝你。既然你要如此。我就同你一塊兒吃飯罷。

●第四幕

富人與假裝貴族的皇帝。一同坐在一間很華麗的飯廳中。一張鋪排得很奢華的檯子上。
富人 有你這樣一個人到我的家中。我是很快樂的。朋友。請吃你面前的菜。
皇帝 謝謝你。(拿食物撕成一片片的。放在他大衣的縐紋裏面。)

富人 你的舉動很奇怪。你爲什

麼不吃這些東西？你爲什麼把這些東西放在你的大衣裏？

皇帝 因爲你所請的是我的衣服。並不是我。昨天我裝做一個很窮的人到來。你把我趕開。今天你因爲我穿了一件很體面的大衣來。就請我吃飯。但(脫去他的大衣。顯出裏面窮人的衣服)。我是你今天昨天每一天的皇帝。

富人 救我！救我！皇上。我是已經驕傲而自私自利了。但我從今天以後。我決不把窮人趕開我的門口了。你已教了我。一個人是比一件衣服來得重。

——全劇終——